

〔法〕安德烈·卡斯特洛 著

深宫风流



法国历史长河小说

〔法〕 安德烈卡斯特洛 著

深宫风流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Marie—Antoinette

André Castelot

Edition Empire

1976 Paris

责任编辑：刘福文

封面设计：蒋宝滨

深 宫 风 流

Shēngōng Fēngliú

〔法〕安德烈·卡斯特洛 著

周锋刚 许文中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牡丹江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6 6/16·插页2·字数393,000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174

统一书号：10093·767

定价：3.30元

目 录

第 一 章	佳丽出嫁	1
第 二 章	豪华婚礼	28
第 三 章	一语值千金	53
第 四 章	王储妃夫人	68
第 五 章	时髦王后	89
第 六 章	轻浮女神	114
第 七 章	欲海寻乐	157
第 八 章	“洁白的心灵”	187
第 九 章	私情	217
第 十 章	项链事件	234

第 十 一 章	亏空夫人·····	271
第 十 二 章	大革命风暴·····	306
第 十 三 章	出逃·····	325
第 十 四 章	错失良机·····	382
第 十 五 章	厄运临头·····	399
第 十 六 章	路易十六之死·····	421
第 十 七 章	狱中生活·····	440
第 十 八 章	石竹花事件·····	451
第 十 九 章	死牢·····	466
第 二 十 章	诉讼·····	484
第 二 十 一 章	刑场·····	509

第 一 章

佳 丽 出 嫁

一七七〇年冬末，在维也纳霍夫堡女皇玛丽·特蕾西亚那间空气清新而宽敞的寝宫里，侍从们又加放了另一张凤榻。从此，每逢晚间便有一位芳龄十四的金发少女悄然而至。其实，从这一年二月七日星期四下午五时十五分起，姑娘已再不是一个顽童了……这件仍然尚未公布于众的喜事使奥地利女皇欣喜不已，与此同时，法国使馆的信使正携信驱马急驰凡尔赛，向法王路易十五禀报，显然国王也会满心高兴的。

玛丽·特蕾西亚同宫共寝的姑娘是女皇的小女儿安东尼亚公主，就是后来的玛丽·安托瓦内特。两个月之后，她将嫁与法兰西王太子，有朝一日，她将同丈夫一道来统治世界上这个最美丽的王国。

安东尼亚要结婚了！

去年夏天，她还和兄弟们以及黑森的小公主们一起拼命地奔跑着，穿越舍恩布龙城堡蒂罗尔庭园的树丛……还在不久以前，当玛丽·特蕾西亚在巨大的游廊经过时，小公主正与莫扎特玩“结婚游戏”。玛丽·特蕾西亚听到神童这样问道：

“我将要做你的丈夫吗？”

“是的，就是你，不是别人！”

安东尼娅一对眸子熠熠闪光，庄重地嚷叫道。

多么天真的孩子！

每天晚上，女皇总是饱含着慈母的柔情，端详着她的小公主进入梦乡。小女儿是她的掌上明珠，也许玛丽·特蕾西亚深深感到在人生之路面前，小女儿还缺乏抵御的能力吧……

确实，女皇决不会貽误女儿的锦绣前景！除了送去侍奉天主的两个女儿（修道院院长玛丽·安娜和玛丽·伊丽莎白）以外，玛丽·克莉斯蒂娜是萨克斯·泰森亲王的夫人，玛丽·阿梅利是帕尔梅执政公爵的夫人，玛丽·夏洛琳是那不勒斯的王后。至于儿子们，太子约瑟夫是罗马之王，佛朗索瓦曼驾后称帝，称约瑟夫二世，与母亲一起统治着这个帝国，次子列奥波特已被册封为托斯卡纳的大公。余下的还有两个小儿子，如果玛丽·特蕾西亚想为他们谋取一个职位，甚至国王的宝座，这在她采邑如云，堪称真正的小欧洲的帝国里，岂不容易得很！

在厚厚的围墙里，霍夫堡皇宫笼罩着一片闾寂。在小公主临嫁前的八个星期里，“玛丽·特蕾西亚国王”（匈牙利贵族这样称呼她）曾多少次俯身在这个金发少女的风榻之前，女皇给她赋予了一个最绝妙的角色！

小安东尼娅，她长得美吗？不，她比美还要多点什么。尽管前额微微凸起，牙齿排列无序，尽管她长了一只稍稍钩着的鼻子，垂下的下唇表示出睥睨一切的神态，可她毕竟是个俏丽妩媚、异常可爱的孩子……她的教师维尔蒙，一个天性沉默寡言的修道院院长曾经怀着仰慕之情说：“我们可以寻见到比她更美丽的脸庞，可我不相信能找出比她更能使人愉快的面容。”

另一位目击者赞美小公主仿佛丝缎般的金发，对她那双“蔚蓝、永不褪色”的碧眼赞叹不已，人们尤其为她那“希腊人式的脖颈”和“纯粹椭圆的面形”而叫绝。一个外国人却认为她那张椭圆

脸“长得过分修长了一点儿”，而且一双眼睛中迸射出一种调皮的热情的神情。然而，有一点维也纳人是异口同声的，而且也是令凡尔赛人陶醉的这就是安东尼亚那副象珍珠一样洁白的玉肤冰肌，一副令人倾倒的花容月貌。

拉·图尔的一个弟子，水粉画家迪克勒曾在去年到过维也纳给安东尼亚公主绘制肖像画。他在年轻的公主身上感受到有一种昂首挺胸、清高自赏的气质，“这种气质使她的一举一动都带有高贵不凡的派头。”这幅画像已使人们预感到她那自持中的风雅以致后来成为玛丽·安托瓦内特举世皆知的王后风度。当年夏季，维尔蒙院长在拉克森堡的一次盛会上同样也为她的这一显贵而庄重的神色大为震惊：“她还是这般小小年纪，竟表现出如此不凡的风度来，实在令人吃惊。”维尔蒙院长曾经给奥地利驻巴黎大使梅希·阿尔让托伯爵描述过：“只要她略微再长高一点儿，法国人将无需看到别的什么标志，就能认出他们的王后。”

玛丽·特蕾西亚久久地在女儿的床前沉思着，这个柔弱的孩子象征着波旁家族与哈布斯堡家族几个世纪连年战争的终结。整个年轻时代，女皇始终经历着父皇查理六世与法国的战争。他们为争夺波兰的王位，在莱茵河上，在意大利国土上交战。一七四一年，即女皇登基后的一年，为父皇的遗产，她又重新被迫与法国大动干戈。可她并没能阻止住路易十五的盟友腓特烈二世从她的手中夺走了西里西亚。不料，路易十五被普鲁士王突然抛弃，只剩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堂兄表弟成为他唯一的依靠，只得转向维也纳。于是如此争战，兵戎相见的法国与奥地利也要干戈偃息、握手言欢、并肩战斗了。这便是一七五六年五月一日轰动世界的逆转结盟事件。可法国每每受骗上当。曾记否，连续七年的流血牺牲，它为援助腓特烈二世从玛丽·特蕾西亚手中夺走了西里西亚，而在另一个七年中，它又竭力使西里西亚物归原主，虽然牺

牲了同样多的金钱和性命，然而却尽付东流。路易十五为普鲁士王效尽了犬马之劳。因为法兰西的过失，垂亡之中的普鲁士竟得到起死回生。

三十年的枪来弹往，无数将士的鲜血、所有忘诸脑后的胜利，一次次可耻可悲的失败，一个个丧权辱国的条约，这一切的结果就是可爱的安东尼亚熟睡着的这张床榻。法兰西与奥地利结盟的象征，或者说是路易十五和玛丽·特蕾西亚以及辅助君主的两国外相舒瓦瑟尔与考尼茨间结盟的象征。君臣四人无视两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也不顾法王几个女儿的苦苦哀求，执意要维护这种联盟（法王女儿敌视奥地利完全是因为父亲过去和现在的情妇蓬巴杜夫人和迪巴里夫人都赞成法奥联合）。

奥皇显然也是同意这次法奥联盟的，可他却是令人生厌的批评家，拒绝向凡尔赛献媚讨好。考尼茨常说：“玛丽·特蕾西亚的儿子常常忘却了与法兰西这个妇道人家共处，应当共处，因为她是法兰西啊！”舒瓦瑟尔听说他的王国被比做专事卖弄风情的女人，愤怒地答道：“如奥皇无心卖弄风情，那么法王既不是那个年纪，也无那种闲情逸致来领受。”

玛丽·特蕾西亚进行的斗争决不仅仅是针对儿子敌视法兰西的情绪！法国外交界早就预感到，她多么渴望小公主能早日戴上法兰西王后的凤冠，因此试图充分利用每一个有利的形势。路易十五驻奥地利大使德·迪福尔先生接到了这样明确的旨意：“让玛丽·特蕾西亚陷入十足的犹豫不决之中，但不能让她失望。”

然而，在路易十五的心中此事已成定局。法兰西的王储娶罗马君主的女儿为妻将阻止奥地利过分亲近俄国和普鲁士。这样的联姻会加强两国的联盟乃至巩固欧洲的稳定。一面是普鲁士，俄国与英国；另一面是法国、奥地利、西班牙和意大利。一七六六年五月，路易十五曾接见了梅希伯爵。会见之后，大使在给女皇

的信中写道：“法王做了解释，谨在于请陛下能够视此计划为一件既定而可靠的事情。”路易十五对此似乎有异常的兴致，他仿佛欣喜地看到一位奥地利公主来到凡尔赛，并以她的年轻美貌，给凡尔赛增添新的活力。他自己也要象从前的路易十四那样，将娶一位勃艮第公爵夫人为妻！

可是，自从一七六六年初迪福尔侯爵到达维也纳后的三年之中，人们得以看到的只是一场名符其实的芭蕾舞剧；女皇同意女儿出嫁，而法国大使却时而应诺，时而拒绝。

最先开火的是奥地利的一位大臣，德·斯塔亨伯格亲王。一七六七年四月，他直言不讳地询问迪福尔：“您觉得安东尼亚公主怎么样？”大使仅仅答道：

“无懈可击。”

亲王高兴极了，除了这简洁的回答外，再不需要别的什么补充了。亲王接着说：“法国王储即将得到一位妩媚俊俏的妻子。”

然而，迪福尔大使的热情立即冷却下来，他把最后几个字说的很重，漠漠地答道：“一位绝代佳丽，将捧在能人才子的手中，如果有可能的话。”

玛丽·特蕾西亚决定为“绝代佳丽”的婚事亲自出台。在舍恩布龙的一次盛大音乐会接近尾声时，法国大使在西班牙大臣拉洛尼伯爵的陪伴下，正专注注视着未来的王储夫人。女皇靠近前去，毫不隐讳地向他谈到女儿的婚事和今后前去法国的事宜。

“我希望她的婚事一切顺利……”

德·迪福尔先生顿时瞠目结舌。女皇笑着侧过头去，对拉洛尼说道：“我们之间可以坦率地谈谈，因为法国使者先生什么也没答复我。”

“他们谈话我听得一清二楚，可我佯装没有听见。”当迪福尔向外相舒瓦瑟尔谈起此事时说道。他长长地吁了口气：“我应该让您

知道这个场面，女皇的口气与态度使我多么难堪。”然而，法国大使在霍夫堡尴尬的场面舒瓦瑟尔几乎没有放在心上。“你始终持保留态度，做的很对。国王需要你陛下新的旨意到来之前，仍然审慎行事。”

大使百倍“审慎”着。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路易十五又要娶亲了，因为玛丽·列金斯卡王后在一七六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去世了。为什么国王就不能也娶一位年轻的奥地利公主呢？维也纳宫廷中可是人材济济，有的是深闺待嫁的公主，即刻就能奉献出一名闺秀……于是安东尼亚二十五岁的大姐伊丽莎白甚至穿着缀以百合花的风帽长外衣在一次化装舞会上抛头露面了。“我真担心这是存心做给我们看的，”被玛丽·特蕾西亚弄得有些惊慌失措的迪福尔这样写道。女皇迫不及待地要把奥地利王朝的一句箴言付诸于现实：战争结同盟、奥地利，你洪福齐天。

把姐妹俩，一个嫁给爷爷，一个许配孙儿，这是梅希最早想出的馊点子！起初，路易十五并没有表示反对，“只要她的容貌不致于引起陛下的不快……”可从此以后，凡尔赛的姿态却古怪得出奇，这个设想搁浅了。伊丽莎白也如释重负，摘掉了外衣上的百合花。

然而，玛丽·特蕾西亚对另一个计划却表现得信心十足，她一直忙于女儿的教育。可是女儿是否需要这种教育呢？只有天知道！她的老师勃朗戴斯夫人，总是把学生的全部作业先用铅笔写一遍。安东尼亚只需用墨水描上一遍就万事大吉了。这是女儿自己向母亲承认的！因此，玛丽·特蕾西亚只得指派勒辛菲尔伯爵夫人掌管公主的教育，可成绩几乎并不比前任能好多少。也许作为大诗人梅达斯塔斯学生的安东尼亚能说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也许她能那样优雅多姿地翩翩起舞是由于巴黎来的舞蹈家诺维尔教育有方，也许多亏了音乐教师格鲁克，她才能满面春风地

弹奏羽管键琴；可她的法语、虽然一位巴黎喜剧家为她上了几堂修辞课，可尽是日耳曼语的表达方式，就连她的德语也是语法错误百出。她书写缓慢，尤其令人失望。女皇因而下决心，通过梅希从巴黎专门请一位真正的法国教师。

维尔蒙院长中选了，此人是巴黎大学博士，四国教团的图书馆长。维尔蒙是个“既善忧易怒、又好阿谀奉迎的人物。”在他看来，科学等于出身，因此“最尊贵的显达人物在他眼里也与自己毫无两样，甚至更为卑贱。”这件事使迪福尔大使先生气得发愣，院长的赴任，他竟被蒙在鼓里，只在院长到达维也纳时才听说，免不了动动肝火。维尔蒙毫不在意，当即赴任……当然也少不了麻烦。他对舒瓦瑟尔说：“公主小姐略为懒惰却聪颖过人，这给我的授课带来了艰难。当我讲解的概念明了易懂时，她心领神会。她的判断力几乎准确无误，可总不习惯深究问题，尽管我感到她具有这种能力。”实际中的安东尼亚确实对学业满怀诚意，甚至颇为意志坚强，性情火热奔放，诙谐活泼。不过，她的头脑虽然聪慧过人，却不能集中于学业。再说，她天性爱开玩笑，常常娱乐贪玩，虽有天赐的才智，却与学业无缘。每当先生责备，她总是随机应变，规避过去。老师只能边逗乐，边授课，从兴致中得到效果。

可是院长并没成功地使她对书法产生兴致。他哀叹道：“我承认，这是我最为不成功的科目。”然而，他对公主法国历史的成绩却颇为满意：“公主小姐在这一方面表现得很有见地，颇具判断能力。”这并非是阿谀奉承者的恭维之谈。在维也纳国家档案馆里保留着小安东尼亚的作业中一篇迄今为止尚未公开过的文章，我们即使今天读来，也会禁不住受感动的。这篇文章实际是法兰西未来的王后给自己写下的起诉书。一个当时仅有十二、三岁的女孩子，竟能把萨瓦家族的两个公主相比较。姐妹俩是后来做了撒丁

国国王阿梅黛公爵的女儿。姐姐名叫玛丽·阿黛拉伊德，即德·勃艮第公爵夫人，路易十五的母亲。她虽然与法王路易十四的孙儿结婚，身在凡尔赛宫，却依旧保持着萨瓦国的国籍；妹妹名叫玛丽·路易斯，菲利浦五世之妻，西班牙王后，她曾果断采用了丈夫的国籍……就此，安东尼亚写道：

“勃艮第公爵夫人太精于玩弄阴谋，她首先利用曼特依，向其献媚求宠。以曼特依为靠山，她竭尽全力为父亲谋得私利，却丝毫不顾法国。她尽出坏主意，引荐根本不懂带兵打仗的蠢材当将军。

“而西班牙王后，她的举动颇为明智。因为，尽管她深遭其父怨恨，仍丝毫不参与朝政。于是父亲试图废黜王后，并宣布查理王子为西班牙国王。王后莫不痛苦难过，愀怆伤心。我以为，前者乃错上加错。假如真想有牢固的根基，她本应为国家着想，而不该背叛。而后者不干预朝政，既爱其父，又爱其夫，真乃无可非议。

“如果就西班牙王后再说两句，我感到她不仅心藏美德，而且在痛苦之中信念更加坚定……”

随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略微提到王后的举止言行，以说明这位十五岁的小王后是怎样心灵高尚。她在结尾时写道：

“我真担心，我会不及她的！……”

不，未来的“卡佩遗孀”，不仅开始言行举止与她严厉评论过的勃艮第夫人如同一辙，而且在痛苦中，与火一样心肠被当时誉为“神女”的西班牙王后小路易斯相比，伟大之处也是人所不及的！

安东尼亚对勃艮第公爵夫人的“背叛”的强烈反映，纯粹是玛丽·特蕾西亚教导有方。女皇时时为女儿的“婚事”考虑。她的小公主在这个家族式（照歌德说来是布尔乔亚式）的宫廷中度过了

整个童年时代。这里重才华，不重出身；这里的席次排列只在大典仪式时使用；在普拉戴尔公园，皇宫的四轮马车可以让捷足先登的百姓马车超越而过！她一想到女儿将离开故土，远嫁到那个腐败堕落的凡尔赛，就忧心忡忡，愁悒不寐。因此，她时常重复地对孩子说：

“既不要提及这里习以为常的规矩，更不能要别人居身以约；相反，却要绝对顺从于法国宫廷的习惯。”

对既定策略坚定不移的女皇继续执行着自己的计划，犹如婚事已经被官方证实一样。她授旨梅希到巴黎操办嫁妆，还请他把美容师拉尔塞纳尔送到维也纳。另外，一七六九年六月，圣·安东尼节的前夜，她在拉森堡为女儿举行了一次豪华的盛宴，并把德·迪福尔侯爵安排在公主身边就座。为使到场客人印象中不致于存有一丝疑惑的影子，盛宴结束时，一枚火花腾空而起，呈现出一只海豚，只见海豚的鼻孔中喷射出一束束火球。

女皇做事大胆果断，果然卓见成效。当月，玛丽·特蕾西亚终于接到既是亲家又是表兄的路易十五的信件。法王在信中庄重地说道：面临孙儿与公主即将到来的婚事，他突感夙愿得偿，欣喜如意，以至用了“再不能拖延”来表明这种感情。于是，婚约终于正式宣布了。

接踵而至的是使两国外交界疲于奔波的麻烦事。一七六九年六月，根据德·舒瓦瑟尔先生的要求，德·迪福尔侯爵找到考尼茨，提出一大串问题。有关“婚约、迎亲、正式求婚、王储妃的品行，送亲交接地点和交接仪式，以及国王特使在履行每一项职责时所要求的礼仪”等等。

“我向您担保，一定尽最大努力满足您的所有要求。”考尼茨这样保证着。可是六个月过去了，尽管使者们于维也纳和凡尔赛之间几十次辗转奔波，然而事情几乎再无进展！而考尼茨总是喋喋

不休地声称“抓紧进行。”他甚至把自己最大的嗜好也抛到九霄云外，不再用鸡蛋黄洗脸了。每到用餐完毕，也再看不到他一手拿海绵，一手拿刮刀漱口刮牙了。以前，为了使假发上的粉扑撒得绝对均匀，他习惯于让手持大个鼓风口袋的寝宫侍从们站成一排，当他从侍从之间缓缓经过时，就能让自己笼罩在一团团粉雾之中……可现在的考尼茨再也无暇顾及他的发型，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用十个月的时间，怎么能解决那些最重要的问题，以免不测呢？诸如席次、头衔的排列，外交礼仪、仪式、礼品等等。考尼茨先生再是以“精明强干，富有天才和头脑清醒而著称于世”也是无济于事的。这些问题足以使你无所措手足。在凡尔赛，舒瓦瑟尔也和他的奥地利同僚一样高傲自负，妄自尊大，可也因为此事而失去了他以经久不衰而闻名遐迩的快活心情。这次差事让他放弃了已成为生活准则的轻松愉快。他的建议与反建议常常突如其来，使迪福尔难以招架。谁先在婚约上签字？更何况有约瑟夫二世与他母亲一起执掌朝政，事情更错综复杂！是否需拟定两份婚约，一份给法国，另一份给奥地利？婚约用哪国文字撰写呢？路易十五希望用法文，“因为法兰西的法律和习俗用法文来撰写要比用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字都表达得准确无误，清晰分明。”另外，使臣、大臣和特使以怎样的顺序签署文件呢？要是读了两国外交界来往频繁，卷帙浩繁的信件（保存在巴黎的凯道赛和维也纳的米诺里坦广场），你就能知道两个孩子的婚事到底引出了多少麻烦。更为麻烦的是当迪福尔先生为未来的王储妃举行间接结婚仪式时，竟不邀请安东尼亚参加盛大的宴会！为什么？公主小姐不是已经亲临过使馆府第了吗？舒瓦瑟尔先生开门见山地解释道：“国王使臣迪福尔先生出于对公主的敬重，从仪式之日起，这种敬重不允许他奢求，更不允许他吸引这种荣誉。”出于同样的理由，大使先生今后再不能与未来的王储妃在同一席位上就座。

那么，要是霍夫堡宫的主人恩赐给他就座，又该怎么办呢？他只有设法对付了。于是，舒瓦瑟尔郑重其事地命令他：“对此事要遇事机敏，巧妙处理为宜”……

这些先生们涂抹的纸张可够车载斗量了，可是几乎无人谈到未来的新娘和新郎。我们仅知道二月末安东尼亚受了凉，可是流清鼻涕“既无损脸上的尊容，也不伤愉快的心情。”有关新郎的书信更是如凤毛麟角一般。最后，梅希终于这样说道：“仿佛老天曾经对王储拒绝了一切”，另外他似乎具有一个“非常有限的感觉”。大使没敢把感觉两个字写成复数……结婚前两个月，女皇发现除了在拉克森堡天空喷射着火焰的那只光彩夺目，闪闪发光的海豚外，女儿对未婚夫的印象相当淡薄。当这位可怜的少女来到凡尔赛时，她很可能要大失所望的……因而，女皇要求迪福尔请人最好能带给她一张未来女婿的肖像画。

路易十五立即给维也纳赠送了三幅表现“勤奋的公子”的木刻肖像。这并非风流优雅之举！同时在四月初，两张身着大典服装的路易·奥古斯特的肖像画送到小安东尼亚的手上，她把肖像画置放在自己的卧室之中。“这些肖像所带来的欢愉情景，我真是很难向您描述，”大使这样写道。不久就要成为法国王妃的少女久久地在未婚夫的肖像前憧憬着……于是玛丽·特蕾西亚又该提醒她了。噢，公主们可享受爱的权利吗？

她重复着：“夫妻间的全部幸福在于相互间的信赖与恩爱。狂热的爱只能昙花一现。”

在以白色、金黄色圆雕装饰的宽敞的寝宫中，女皇总是不停地丁宁：“不要猎奇好胜，这是我对您非常担心的。”

另一个问题也使她有些不安：哀告乞求者。“要善于拒绝他们……不要轻易采纳任何一种建议。要让你想过平静的日子，就不要轻信谁的话。一想到女儿十四岁的生辰，玛丽·特蕾西亚就

格外担心。在这个年代，兴许有人见过乳臭未干的顽童成为火枪队队长……可女皇依然忧心忡忡。

“遇事要不耻下问，断不可固执己见。”

直到这个时代，法兰西的每一代王后总是力图忘却自己原来的国籍。然而玛丽·特蕾西亚却是独辟蹊径，她的谆谆告诫以后酿成了严重恶果：“要做一个真正的日耳曼人。”女皇最感忧虑的还是小安东尼亚的性情：“我已预示到她遇事天性轻率随便，常不心神专注，甚是执拗。每逢他人想责备她时，她又机敏过人，规避而去。”于是女皇坚持不懈，仿佛试图把铅水浇灌进这个天性轻率的脑颅之中，仿佛要把隐藏在这块高高突起的前额后那根深蒂固的天性打碎。

一七七〇年四月十五日，一个复活节的清晨，笃信基督的国王陛下的大使德·迪福尔先生离开了维也纳……可是一个小时之后，他却作为特使宛如从巴黎到达的样子，重返维也纳。小安东尼亚由姐姐，未来的荷兰总督夫人玛丽·克利斯蒂娜陪伴着站在特劳曼斯多尔夫伯爵夫人的窗前，领略特使“进城”的壮观景象。

这是一次耗资相当于现在一亿法郎的盛典。可迪福尔从凡尔赛领到用于所有活动的全部资金勉强只够一半。特使先生可能破产了。不过，他总可以借此大吹大擂，夸耀他没有让维也纳人大失所望吧！眼花缭乱的维也纳人看到四十八辆华丽的四轮马车，每辆由六匹大马拉着辚辚而过。可他们怎能知道，所有马匹，再加上六匹被牵着通过的坐骑将在事毕之后由迪福尔先生全部拍卖一空，以略微接济一下他那亏空的财政。

其实，特使先生只支付了四十六辆马车的费用，另外两辆用于旅途的四轮马车是路易十五恩赐给他的孙媳妇的。公主不胜仰慕，赞叹不已地注视着两辆宽大的轿式马车，她就要乘坐着它们，